联合国 大 会



PROVISIONAL

A/37/PV.28
14 October 1982

CHINESE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第二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霍拉伊先生 (匈牙利)
后来： 贝耶先生 (马里)
(副主席)

- 一般性辩论〔9〕(续)

发言次序：

查维斯·梅纳先生 (萨尔瓦多)

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曼古诺先生 (扎伊尔)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限于发言的原文。请更正在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2-63164/A

下午三时五十分开会。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查维斯·梅纳先生：（萨尔瓦多）（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最衷心地祝贺您就任大会第三十七届常会主席。另外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并以我本人的名义对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自担任这一崇高而重大职位以来不倦地做出的优异工作，表示高兴。我们相信，有他那卓越的知识、明确的判断力、敏锐的反应、丰富的经验以及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一定能够完成世界人民交给联合国的任务。

现在我要阐述一下我所代表的国民团结政府的总的外交政策。

从一九七九年以来萨尔瓦多就开始采取种种措施，订出适当和有效方式来实现一再拖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使绝大多数人享有更好的生活、民主与社会正义；以自治促进真正享有人权；总之，是要全面改善萨尔瓦多的生活。目前我国政府仍在艰苦努力，减少贫穷和近乎贫穷的人数，同时正在设立专为促进个人发展的新的机构。

全世界都已清楚地看到我国政府进行结构改革的规模，尤其是看到被誉为美洲最彻底的土地改革，和银行与外贸的国有化。同时我国正在进行一个政治的民主的、民众参与的和走向多元化的进程，今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来自五十多个国家、公认的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观察员和五百多名外国记者的密切监督之下，我国举行了公开选举，进入历史新页，确定了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的合法性。那一天，在世人一半不注意一半惊奇的目光之下，萨尔瓦多人民摈弃了暴力、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选择用和平与合理的方式以自决来解决我们的众多问题。我国选择了多元化和多党制。因此现政府团结了代表92%选民的政治力量，并根据人民的愿望，通过了称为《阿巴尼卡契约》的政府基本纲领，它体现了各政党

(萨尔瓦多)

在选举中共同的目标：即和平、民主化、人权、巩固社会改革、建立体制和司法信誉、加强国际关系和恢复经济。我们知道好的宣言是伟大行动的基础，而且目前需要采取能取得显著成效的切实措施，因此我国政府设立了三个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平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

政治委员会由选举中最有代表性的力量组成，目的是以更大的活力推动民主进程，并采取必要措施，有效执行政府的基本纲领。

和平委员会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和平安定，使全体萨尔瓦多人民能够通过民族和解，抛弃宗派观念，并经过体制化道路获得政治利益从而获得生活、工作，实现人的各种愿望。委员会还为实现长期和睦和社会稳定提出种种解决方式。

人权委员会负责最广义地保护、提倡和维护人权，并建议有效获得人权的适当措施。

为举例说明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我可宣布，政治委员会已拟定了一个完成重大事项的日程表，包括最迟在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举行总统和市政府选举。我国希望各政治阶层不分思想和政治观点，都参加这些选举。显然我国正在朝着实现和平、和睦、正义和民族统一前进。

我国必须强调，萨尔瓦多问题的全面解决，并不仅取决于萨尔瓦多，因为人人都知道中美洲普遍存在着冲突，不仅引起新的紧张而且加剧旧有的紧张，因而任何政治计划都很难推行，很难稳定。各种为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落后所引起现象的政治计划，如果突出某一点而忽视了另一点，就会引起紧张和冲突，而在有些部门这种现象造成一种印象，认为各种理论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只要有干涉行为，中美洲的区域和平就受到威胁。

另一方面，这一区域的局势也摆脱不了国际货币体制的严重混乱、高失业率重保护主义以及其它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见于中美洲次区域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中。

(萨尔瓦多)

因此，如果继续军备竞赛，中美洲就不会有和平；如果继续贩运武器，就不会有和平；如果有人继续支持武装集团企图推翻各国政府，就不会有和平；如果不尊重人民的自决权就不会有和平；如果不反对公开或暗中的外国干涉，就不会有和平；如果不尊重思想意识的多元主义，就不会有和平；如果不消除不公平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就不会有和平；如果民主体制不加强，人权得不到充分行使，就不会有和平。总之，如果人们没有信仰，不为和平而努力，就不会有和平。

由于将对中美洲格格不入的大规模对抗所形成的政治利害引入中美洲，使美国家的问题往往长期不能解决，并从事战争贩子的把戏。如果我们不基于信任、合作、共同渊源、共同的地理位置、共同的命运，而着手建立和睦关系，如果善意的人不以极大的热忱去寻求和平，我们将自取灭亡。和平共处一日不能实现，人民自决和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一日得不到尊重，卑鄙的外国利益集团影响本区域一些国家的行为一日不停，我们就无法实现稳定、和平、民主、发展和社会正义。

这就是为什么我保证我国政府有诚意努力寻求这一和平，因为这在增进各国人民幸福的各种因素中是首要的因素。同样重要的是，中美洲各国应争取一致的政策，限制军备和军事装备；停止贩运武器；应做到既不容许别国的挑衅也不干扰邻国；因为我们各国都有权依照我们人民的主权要求去组织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我代表我国人民和政府呼吁，为了确立民主，充分享有人权、社会公正与和平，中美洲各国人民之间应互相容忍，兄弟相待。

我国认识到思想意识的多元化应是我国政府促进思想自由交流从而促进民主的理论基础，因而我们国内这种立场反映在国际上也必然是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斗争；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就是这一斗争的政治组织。萨尔瓦多在不结盟运动中保持着观察员地位；我国知道成立不结盟运动的渊源和真正的理论。因此我国不想卷入东西方对抗，以利于我国真正的发展，同时巩固我国的自由独立和主权。

(萨尔瓦多)

不可否认的，一九八二年迄今为止由于出现冲突局势，严重地破坏了世界和平。有些冲突是很久以前发生的，有些是在最近发生的。

在谋求和平问题上，超级大国在相互关系上以及在对它们势力范围内各国的所做所为都殊难令人满意。这种情况只能引起更大的冲突，加剧互相的猜疑，恶化军备竞赛。

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历史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看到邻国借口其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大规模地增加军备，都不会无动于衷的。即使有不断扩充军备的事实这种借口也是荒谬的。这就是为什么从原则上讲，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和经济差距应该消除特别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与投资资源。

有人会问，为了安全这是否是一种合理的需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面对超级大国谈绝对安全，这本身就是荒谬的，或者是掩盖霸权主义的野心。

恣意地扩充军备对贫穷国家本身产生副作用，使有关地区各国人民较明智和谨慎的政治家感到忧虑，并种下不和的种子。

外部因素的宣传所恶化的国内局势以及思想意识上否定多元的单一主义极端政策所导致的国际紧张，两者合在一起，造成一触即发的形势，如果不采取措施会使整个区域陷入战火。

我们承认，各国社会改革的进程无论从国内讲还是从国际上讲，都是不可逆转的，应该采取的战略不是去阻挡历史的前进，而应是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必要和不可避免的改革。但是如果我们将中美洲的命运充满坚定的信心和信念，我们能够消除分歧，通过协议采取措施，在不牺牲我们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本区域的和睦相处，因为归根结底人民将选择并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这种敏感而复杂的情况下，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政府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九日在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成立了中美洲民主共同体，这是根据共同的历

史命运进行的崇高的一体化行动，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坚信民主、认识我们各国人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互相依存关系，并决心要协调一致团结起来，解决中美洲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

上次的世界裁军会议重点讨论了核军备以及核军备对当前世界造成的威胁，但我国对会议的结果表示失望。世界各国人民都明确表明要争取和平，反对任何规模的核对抗；当然，有些地区人民的呼声比其它一些地方更加强烈一些。

黎巴嫩最近发生的情况，包括对难民营进行的世人谴责的大屠杀，都明确表明需要以新的政治方式寻求对巴勒斯坦问题永久和公正的协议，因为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阿以冲突的核心问题。中东不能实现全面解决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长期威胁。我国认为里根总统九月一日宣布的建议是真正要谋求一个可行而公正的解决办法。无疑地由于美国对阿以冲突的影响，美国总统的倡议是朝着问题的解决迈出了一步，也是朝着实现中东和平迈出了一步。这一倡议在内容和实质上也是与戴维营协议相符的。在当前形势下，我国不能不对这样一项指出正确方向的倡议表示赞扬。

我无需重复，我国谴责以武力获取领土，无论是采取什么方式的武力，但我国同样认为，必须承认以色列国在不受任何威胁和压力的条件下在自己的疆界之内正式存在和生活的权利。这是合法的要求，同样的，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国家的要求也是合法的。

我们还必须谈到黎巴嫩问题。在该国经受了各种苦难之后，国际社会应保证黎巴嫩享有充分主权，一切外国军队不管有何借口全部应该撤出，恢复它做一个独立国家对领土的全部控制和管辖的权利。换言之，应让黎巴嫩行使主权国家的一切权利，能够击退外国的干涉和占领。萨尔瓦多永远不会允许外国军队在其领土内进行干预，因而我国支持任何使黎巴嫩做一个自由独立国家实现其政治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倡议。

大会本届会议议程上仍有辩论了多年的塞浦路斯问题。国际社会对于达成一

(萨尔瓦多)

项明确协议感到关切是当然的。 我国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及其斡旋工作不懈地在努力，以促成两族谈判。 迄今为止，这种谈判确是双方协调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 我们应看到在这一问题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全面执行了其维持必要的政治平静的基本任务，使得土塞两族谈判得以进行。

另外我国对伊朗与伊拉克间仍在进行的战争表示关切。 在这一国际冲突上暴露了联合国的软弱。 如果不是得知安理会已经讨论过此事，秘书处已经重新努力在设法和平地解决争端，我们要说《宪章》所设立的停止国际争端的全部机构等于虚设。 国际社会还准备袖手旁观让这两国的战争进行多久？ 这两个国家的行为无疑增加了人民对本组织的疑问。

阿富汗仍然是给国际社会制造紧张的渊源。 只要近十万名苏联军队违反《宪章》的最基本原则留在阿富汗，使阿富汗人民不能摆脱这种猖狂干涉而决定自己的命运，就不会有公正的政治解决。

柬埔寨的形势与此相同。 由于越南军队的占领，东南亚整个地区的和平都受到破坏。 应根据《宪章》的原则，协议谋求结束这种不正常状态。 外国军队撤出是先决条件，因为成立联合国正是为防止这种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

萨尔瓦多最强烈地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歧视，因为这也成为该政府的正常行为。 世界良知谴责种族隔离，因为它与人道主义完全是水火不相容。 种族隔离与平等、与和睦相处这些价值观念是不能调合的。 这是不断引起暴力的根源之一，这些暴力行动是对一种明显的不公正的抗议和反抗。 因此我国将继续与联合国共同努力使南非尊重普遍公认的《宪章》标准。

影响南部非洲局势的另一问题是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所作所为。 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提出了一个纳米比亚可以实现独立的解决纲领。 至今南非采取各种借口破坏政治解决，因而继续非法占领该领土。 而且南非利用该领土不断进行侵略。 因

(萨尔瓦多)

而应加倍努力，消除障碍，使纳米比亚人民立即获得解放，从而消除另一个破坏国际关系、包括东西方关系的祸源。

如果我们各国能共同恢复对联合国的信心，它仍可做为在全球解决危机、遏止冲突的适当机构。但是不应利用这一机构进行宣传，谋求宗派利益，因为这种行动的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一时地影响舆论。

但是如果仅仅因为有些问题涉及思想趋势，就允许联合国有权干涉国家内部事务，那么这种作法对联合国的威胁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的影响力可能成为联决问题的障碍，因为这些问题鉴于其特点与性质，只能由最了解情况的本国人民去解决。人为地使国内问题具有国际性是与各国人民自决的基本原则冲突的。我无需指出，那些人为地将这些问题加以国际性的干预势力违反了不干涉别国内外事务的原则。

下面我要讲的问题是即将结束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这是耐心地希望将矛盾很大的种种利益进行调合的会议。仅从这一点讲，如果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全满意也是合乎逻辑的。目前通过的定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各种合理的希望呢？我国认为这是各国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它们的答案将决定新的《海洋法公约》的命运，决定一个规定海洋（包括海底）的法律与准则的国际文书的命运。今年四月三十日的表决表明这项国际文书得到广泛的接受。

和平与发展，这是两个关键的词。南北对抗这种经济冲突也象制造政治紧张温床一样，影响国际关系。众所周知，大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如同第三十五和三十六届会议一样，再次审议了全球谈判问题，但毫无结果。我认为我们不应把时间浪费在争论谁应对此承担多少责任上。而是应该强调必须打破这一僵局，因为它非常有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美洲大家庭今年迄今为止有两项很突出的团结事件，我之所以要提到它们，是由于这两次不约而同的一致行动的伟大意义，预示着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所梦想

的美好日子即将到来。按时间顺序，第一件事是美洲国家组织在圣卢西亚的卡斯特罗斯的会议上，萨尔瓦多的民主进程得到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兄弟国家宝贵的、热情的、同时又实事求是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一支持，才使今年三月二十八日的选举得以实现。

另一团结事件是姐妹国阿根廷共和国突破一个腐朽殖民主义的顽固势力时，本半球一致予以声援。我这里讲的是马尔维纳斯群岛。根据西半球的团结精神和法律，而且依照大会第 1514(XV) 号决议的原则，我国政府支持阿根廷对该群岛行使完全主权的愿望。依照这些原则，萨尔瓦多过去支持、现在支持而且将来继续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进程。萨尔瓦多重申对和平的承诺，促请有关各方按照国际法谋求以各种方式，特别是通过谈判，来结束这一争端。

今天我们在庆祝美洲的发现。尽管在关于谁是发现美洲海岸的第一名航海家以及他是哪国人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争论、传说、或“民间历史”的谜，但可以肯定哥伦布和西班牙是一种象征：象征人的信仰和勇气，象征一个王国的信仰和勇气。

今天的人们也象历代的人们一样，目睹了许多不可想象的事业，完全可以和历代相传的伟大史迹相比美。

但令人惭愧的是，今天的人们仍象历代人们一样，仍看到有殖民主义残余势力违背历史的发展、进行挑衅、争霸、侵略和剥削。人类在其组织形式，办事过程，希望和心理认识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技术发展，但时至今日人类仍然有某些同洞穴人一样的特征。

我们必须使技术发展赶上社会发展，同时反过来也应如此。

我们必须改变一种荒谬的矛盾：一方面人类掌握了在外层空间作战的技术，另一方面人类本身自石器时代以来变化不大。

我们人类应认识到我们所走的歧路正把我们引向深渊。

我们大家都应记住，和平事业的胜利比战争的胜利更崇高，更可贵。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大会前主席，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现在我愉快地请他发言。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英语发言）首先，我衷心祝贺你当选本届会议的主席。这是对贵国和你本人恰如其分地表示的敬意。我们很欣慰地注意到，际此关键时刻，当联合国经受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和冲突以及日益困难的经济问题的严酷考验时，本组织的成员将领导我们渡过困难的时期的重责大任托付给一位认真的、有才干的政治家。

让我也对你的前任伊斯马特·基坦尼大使致敬，他以庄重、有效而明智的风格，主持了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我们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令人敬佩地不断在努力恢复本组织的威信，在这个充满冲突的时代，让本组织为各国服务。在对秘书长的当选正式表示欢迎和衷心祝贺时，我谨保证我国今后将与他充分合作。

国际社会，特别是本组织，自上届大会以来，经历了严酷的考验，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全世界眼望着黎巴嫩发生大屠杀，为之惊恐不已。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冲突陷于武装对抗，发生伤亡，但我们却无能为力。当种族隔离制度继续以最残暴的手段侮辱南非人民时，却出现一种难以察觉的无可奈何的感觉，纳米比亚人民仍然呻吟于种族主义南非的非法占领和殖民主义之下。而伊朗和伊拉克这场令人痛心的战争还是结束无期。

我们现在目睹的是战后最令人不安的时期。多年来通过国际对话与缓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脆弱均衡，正被紧张与对抗所取代。我们苦心订立的解决争端的一套办法，在国际关系的这个趋势之下，几乎难以施展。今天，世界每一个地区都出现了紧张局势。对抗和直接诉诸武力已成为解决争端的普通手段。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人们确实十分关切，诉诸非法手段而不受国际社会的制裁，甚至为本组织的成员所默认，在这样的环境中，和平与安全能够得到维护吗？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让人无法不联想到冷战时代的武力政治，似乎正悄悄抬起头来，污染着国际政治空气。因此，关于世界上各种问题曾经形成的全球协商一致意见，就要被这种重新抬头的冷战政治一脚踢开了。在世界各地区，老问题依然解决不了，新危机又已冒出头来。

争取和平是一种微妙的进程。要实现和平，我们必须走上明智、主动而坚决的道路，寻求对现有冲突的解决办法，探讨可行手段来避免正在酝酿中的冲突爆发出来。但是，除非我们有明确的决心，除非我们坚定不移，这条路是走不出来的。除非我们继续忠于本组织《宪章》的理想，并乐见其成，这条路是走不出来的。因为，如果会员国一面颂扬《宪章》的理念，一面奉行破坏这种理想的政策，岂不是恰好违反他们签署《宪章》的初衷？

种族隔离构成对南非人民的持续侵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种族隔离不是不可战胜的，这是事实。但是消灭这个制度的斗争，却由于本组织某些会员国对种族隔离政权的直接或间接支持而遇挫。这些会员国甚至增加了他们与该政权的合作并加强其支持。我们无须详细列举国际社会有多少次因为否决权的使用而无法采取行动。我们无须提醒大会，对该政权实行全面制裁的问题，仅仅由于安理会某些常任理事国不愿加以认真考虑而至今搁浅在那里。我们无须一一说明经济、政治及军事合作的全部领域。

遗憾的是，这些在南非自由斗争道路上设置的障碍，发生了加强种族隔离政权的效果，使它益发不顾理性，更加蔑视世界舆论。总的效果就是阻碍以和平手段消除种族隔离的祸害。当和平的道路受到了堵塞，自由战士别无选择，只有采用武装抵抗。从种族隔离肆虐的土地上发出了清晰嘹亮的信号，那悲惨地方的人民，准备以最大的牺牲去争取他们的自由和尊严。我国与自由非洲其余地方一致行动，重申我国对南非人民的支持和声援。我国并重申信念，国际社会如能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依照《宪章》第七章采取适当措施，必能对这一斗争作出重大贡献。

从本组织终止南 非 的 委任统治权和直接负起了对这块领土的责任到今天，已将近二十年了，可是纳米比亚人的最基本的人权仍然被剥夺。纳米比亚至今仍然遭受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人间苦痛，实在是对联合国效率的一个可悲的评价。南非对那块国际领土的继续非法占领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是对世界的良知和人类基本尊严的公然侮辱。

这个种族隔离政权藐视国际舆论的记录是独一无二的。它在纳米比亚境内对这块国际领土上的人民，特别是对西南非民组的领导和英勇战士进行着恐怖统治。这个政权还忙于在该领土扶植傀儡，企图以新殖民式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南非还在向其非洲邻国进行有系统的颠覆活动。它把纳米比亚这块国际领土当作跳板，三番四次地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公然侵略，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和毁坏。妇孺和无辜平民屡受其害。它不顾国际上的抗议和谴责，仍然占据着安哥拉南部的部分土地，到如今已有一年多了。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也受到侵略。这个种族隔离政权同时还在向博茨瓦纳施加压力和向莱索托王国进行颠覆行动。它对这些非洲国家的阴谋活动中还包括了训练、资助和配备雇佣军，在其中某些国家制造动乱。这一切行动明显地构成了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对国际安全与和平也会产生危险的后果。忽视这些行动只会为我们带来集体的灾难。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谈判已经成为失望与挫折的长篇故事。每当谈判终于显露出一丝希望的时候，新的、不合理的要求又被提出来，打破这一丝希望。在我们为了争取纳米比亚的和平解决而从事谈判时，我们一直坚持：第一，第435(1978)号决议依然是纳米比亚取得独立的基础，因此必须毫不拖延地予以执行；第二，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最早是在西方国家联系小组所发起的外交行动中产生的，同时这些国家又对南非拥有相当可观的影响力，因此它们有责任确保该项决议能付诸执行；第三，必须强调本组织在为该领土取得独立的工作中应发挥中心作用。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过去数月间，前线国家、西南非民组和尼日利亚曾就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问题与西方国家联系小组进行了建设性的协商。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有些问题仍待解决。最主要的障碍仍然是南非政权的顽固不化。遗憾的是，在谈判过程中提出了一个节外生枝的问题，帮助南非当局坚持其顽拒态度。

因此，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制造了困难，令人深为遗憾。将纳米比亚的独立跟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挂钩的企图有使整个谈判脱轨的严重危险。现在把这个挂钩的想法婉转地称为平行关系，并不能改变该政策的实质。我国已明白表示，提出这个问题违反了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和精神，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1982年9月4日，前线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与西南非民组主席在卢萨卡举行的首脑会议公报重申了这个立场。考虑到有关各方为了谈判解决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曾经作出的辛勤努力，如果因为坚持要在谈判中加入一项完全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无关的问题而前功尽弃，那实在是太可悲了。这方面，我们对法国外交部长克洛德·谢松的明确声明深感满意；他昨日(10月11日)在达累斯萨拉姆发表的新闻公报中十分明确地说法国不同意挂钩问题。

我国认为人民和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按照这一政策，我国支持并将继续支持西撒哈拉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这是联合国组织《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载列的权利。因此，在我们为西撒哈拉问题寻求解决办法时，我国将继续受我们信奉的这些原则的指导。

黎巴嫩局势是说明国际社会之软弱无能的另一个可悲的例子。这幕在上演中的悲剧，不但涉及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完整以及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人权，而且有将整个区域带向全面大战之势。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残酷的战争，包围贝鲁特，在萨布拉和夏蒂拉进行恐怖的大屠杀，都清楚地说明了该区急转直下的险恶局势。以色列侵入并且继续占领联合国组织一个主权成员国的领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土。它对屠杀无辜巴勒斯坦妇孺难辞其咎。那些幸存的人在以色列占领下所遭受的苦痛、折磨和屈辱也许非笔墨所能形容。

我们向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和坚定不移的精神致敬。我们向他们在捍卫尊严和为正义公平进行战斗的事业中所作的伟大牺牲致敬。我们也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致敬，它们在面临这样重大危机的时刻表现了不凡的勇气和政治家风度。

主席先生，

坦桑尼亚重申，我国坚决相信，恢复和平与安全不靠以色列方面的军事冒险策略，而是靠促进建立和平的基本条件。真正而持久的和平取决于巴勒斯坦人民是否享有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其中包括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以武力夺取领土是绝不容许的，因此，以色列必须撤出所有占领领土。按照这项原则，同样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尊重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实现真正、可行、持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必要条件。*

伊拉克和伊朗间的战争仍然是我国极为关切的一个问题。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两个不结盟的邻国陷入一场似乎是无休止的战争中，这场战争伤亡惨重，财物破坏令人震惊。我国积极支持并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不结盟运动、伊斯兰会议组织以及那些设法为冲突寻求迅速、和平与持久解决办法的个别国家所作的调解努力。在这方面，我国赞赏地注意到不结盟运动现任主席作出的重大努力。因此，我国再度呼吁冲突双方通过谈判终止目前的冲突。

去年我国对塞浦路斯的局势曾表示乐观。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领土和宪法方面的综合方案被提了出来，使得两族谈判有了新的势头，不幸的是，这种势头现在似乎已经消失。这一问题持续存在，使那一备受苦难的国家更深地陷于四分五裂状态。

* 副主席贝耶先生（马里）主持会议。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我国代表团将继续支持促进对话和努力寻求能够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政治方案。我国仍然希望，愿冲突双方能真诚地表示愿意同秘书长的代表充分合作，逐步形成一项相互可以接受的方案，恢复统一和领土完整，并维护该国的主权、独立和不结盟性质，从而结束这一悲剧。

坦桑尼亚支持朝鲜人民为和平地重新统一自己的国家而进行的高尚努力。同时，我国坚定地认为，自该地区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促成朝鲜两部分为最终实现和平统一而展开对话的重要步骤。

不论在阿富汗或柬埔寨，我们都必须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在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它们内政原则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每一方面都必须表明愿意提出一个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构想。我国将继续支持那些为寻求政治途径最终解决问题的倡议。

我国深为失望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多次裁军谈判都毫无结果。最近一次的关于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尤其令人失望。它反映出有一种不认真追求裁军的倾向。军备竞赛不但远未得到制止，反而更得到新的有力的鼓励。由于备战在不受阻碍地继续进行，武力政治正威胁着要摧毁脆弱的缓和。武器在不断地改善，更为尖端的新武器正源源不断地自装配线上滚滚出厂。军事预算达到破记录的高峰。有限核战争的想法和所谓以核优势提高安全的概念看来正在破坏以裁军谋求和平的基本气氛，而裁军一直是所有谈判的基石。总之，今天的国际形势显露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浩劫的幽灵正在世界各处游荡。

强权政治危险地使各国被自我认为的不安全感所束缚，而这种不安全感反过来又为进行更大的军备竞赛火上加油。需要有一种新的果敢的态度来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在这里，应优先考虑的是核裁军问题，因为核武器是对人类生存本身的最直接威胁。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紧邻我们非洲大陆的是印度洋，大会十多年前曾经通过一项宣言，使印度洋地区摆脱军事角逐。但是事态的发展恰恰相反。印度洋已经因为大国互相争夺而更加军事化了。

沿岸国和内陆国虽然渴望这一地区获得和平与安全事实正好相反，新的外国军事基地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来，核军舰和其他武器也运了进来。外国军力进驻和大国的角逐不断增加，使印度洋区域各国的和平更岌岌可危。我们还目睹到某些大国对召开印度洋会议进行了令人遗憾的阻挠。现在的局势需要我们采取行动。因此，我国现在比过去更肯定认为，需要举行关于印度洋的会议。

对于一个穷国的人民，有了和平与安全，才会有较多的食物和住所，才可以少受经济发展不足的苦难。既然军备竞赛消耗了这么多稀有资源和人力，而世界大多数人民却在贫困和悲惨的处境中度日如年，我国代表团就认为二者之间是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的。二者之间一方面因军备方面的庞大开支同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同时存在而相互关联，另一方面则因为这些军备的存在和经济方面的绝望都造成不安而相互关联。

因此，在考虑到裁军同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时，当务之急是保证裁军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实际的贡献，尤其是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贡献。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确都认识到日益加剧的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某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而采取的短期性措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目前显而易见，迫切需要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办法来消除现有的不平等国际经济制度中结构不均衡的现象。

虽然发达国家越来越感觉到世界经济日益恶化的后果，但在这个危机面前首当其冲的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的贫穷经济容易受到不利外在情况的影响。

由于有些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会受到不良影响而迳自采取单方面的调整措施，因此使这些本身就属于结构性问题的情况，更加恶化。例如，对发展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中国家输出的原料和制成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就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继续恶化。许多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但是为处理这种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货币和金融机构却对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熟视无睹。

如果要使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对所有国家都有益，就必须大家承认我们为全球经济问题谋求适当解决办法的时候最迫切需要的是集体行动。但是国际社会绝不是不承认在这些全球经济问题方面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大会已经通过许多决议和宣言，一再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进行有切合实际的谈判，以期执行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各种目标。关于展开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谈判的第34/138号决议，仍然是全面、综合一致地处理原料、能源、贸易、发展、货币和金融等领域中互相关联的问题最好的架构。

我要不厌其烦地强调，现在所缺乏的，尤其是某些发达国家缺乏的，是将国际社会的愿望变成具体行动的政治意志。令人非常失望的是，某些发达国家仍然坚持一些条件，拖延人人盼望的这种全球谈判。因此，我国竭诚希望所有会员国在本届会议中重下决心，努力设法展开全球性谈判，不要再作任何推延。我国代表团承诺提供充分合作来达成这个目标。我国坚决相信，各国只有通过对话和谈判，才能为其共同问题找到可以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为全世界人民谋求福利。

在最近的历史上，很难举出哪一方面的问题比关于世界海洋法律的问题牵涉到更广泛的各方面利益，而且各方面的利益彼此之间分歧这么大，协调的工作这么复杂。所以可以说，如果要举出一个现代成功的例子，说明世界各国以其不成功即不罢休的政治意志与决心，共同努力，竟能完成使命，那么刚刚缔订的《海洋法公约》是当之无愧的。

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公约》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因为这个公约毕竟是折衷的结果。实在说，我们之中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可以把公约订得更公正。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公约》是促进公正地使用海洋的相当好的基础，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序的值得赞扬的步骤。 我国同许多别的国家一道， 呼吁各国签署并批准公约， 使它尽快地生效。 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成就太重要了， 绝不能轻易地弃置不顾； 如果丧失这样一个机会， 后果显然太严重了， 绝不是我们所能负担的。

人类当前的问题显然没有一个是完全无法解决的。 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可能找到解决办法， 而是这些问题究竟能够拖多久不想法解决？ 时间是不是还对我们有利？ 有些问题仅仅威胁到人类的幸福， 有些问题会拖长人们的苦难， 而另一些问题却会使我们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我们并没有很多路可以选择。 但是决定是在我们， 操纵我们的意志的力量也掌握在我们手里。 只是时间并不是永远对我们有利。

茫戈诺先生（扎伊尔）（法语发言）：首先，我希望对匈牙利的霍拉伊先生当选这次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主席表达我热烈的祝贺。匈牙利爱好和平的感情，加上他的政治家素质和外交素质，以及他对国际关心的重大问题的谙练通晓，使我们确信，本届会议的工作将会得以切实有力地进行。扎伊尔代表团向他保证给予真诚的合作。

我还对他的前任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表示我们的谢意，感谢他在国际事务特别困难的时刻主持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讨论所表现的能力、献身精神、机智练达和效率。

此外，我还愿再次对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表示扎伊尔共和国总统、执行委员会和人民的衷心祝贺，向他保证我们的全力合作，并表示我们最良好的愿望，祝他为了世界和平、安全和发展的最高利益，成功地履行其任务。

扎伊尔代表团希望对他的报告向他表示特别的敬意，他报告中清晰鲜明的分析，证实了一个人的优点、能力和经验，他明显地意识得我们共同关心的是，通过国家和人民间的充分合作，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进步与发展。这个报告要求我们大家重新保证遵守《宪章》的文字和精神，重申我们的保证：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发展合作，缓和或减少世界上的紧张局势，采取增进国际关系中信任的措施，使用《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方法，总之，要保证关于国家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各项国际法原则。

扎伊尔共和国的政策一贯以《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为指导，因此极为重视我们这个世界性组织的作用。我们为争取承认我们的安全权利（发展的一个前提）、发展和分享世界繁荣的权利以及拥有自己特性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是出于对国际关系的和平憧憬；这也就是从《宪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窥到的那种憧憬，而且完全符合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中争取更大公正和合理的总斗争。

20

(扎伊尔)

我们从未对任何人进行过侵略，也没有对任何人进行过侵略的威胁。 我们过去和今天一向的坚定目的是，在互利的基础上，尊重我们的主权、我们的尊严和我们享有单独个性的权利，奉行和平、睦邻、合作和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的政策。

我们在扎伊尔集中全部努力建造一个民主的、和平的、现代的和繁荣的扎伊尔社会，接受外界丰富我们的各种帮助，但这个社会同时又是深深扎根于我们自己的真正价值标准并尊重这些价值标准的。

我愿代表扎伊尔共和国总统和政府声明，我们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经济上或军事上对任何人都不进行威胁；我们希望，我们在世界上的伙伴注意到我们的这一保证。 我国的本性之所以是爱好和平、主张友谊和国际合作，是因为扎伊尔在历史上曾经沦为殖民地，不仅备受苦难和腐败，而且还以不同方式进行过争取民族解放的不断斗争。

它还由于我国独立后的历史是一段由于部落化和一味袭用输入的意识形态这两个祸害而引起分裂和脱离的历史，但也是一场以其创始人蒙博托·塞塞·塞科为首的群众大会党即人民革命运动进行的恢复扎伊尔文化特性的英勇斗争的历史。 我们争取文化解放斗争的政策依据是恢复我们的真正价值标准。 可以把这一斗争界说为一种批判性的警觉的方法，根据这项方法，我们毫不漠视其他文化的贡献，但我们首先要从我们自己丰富的文化遗产中汲取任何养料，只要它有可能使我们肯定自己的特性和个性，使我们实现建设我们国家的全面目标，因而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 我们希望同其他国家和平友好地相处，因为我们是一个位于非洲大陆心脏的国家，它同其他九个国家有着一万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每个国家就有它自己的历史，而且使用法语、英语、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

扎伊尔奉行的这项和平、友好和合作的政策，在各种特定情况下表现为睦邻政策，对非洲的感情，以及对不结盟政策和《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同国家间关系的原则的尊重。

(扎伊尔)

谈到和平，我们今天在自己的周围能够看到什么呢？当前，在和平、非殖民化、国际合作、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人类的团结、各国人民和个人的权利、以及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进行全面彻底裁军等方面，未能尊重所承担的义务，乃是今天紧张局势、冲突、战争和国际关系中的不信任、经济和道德危机、以及不能实现《联合国宪章》一致宣告的各项目标等的主要根源。

如果说一九七〇年代以痛苦的基调结束，那么，一九八〇年代的前景，似乎也不见得有更大的希望。主要关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以及其他场合，曾是国际社会注意力的焦点，但是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有些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其他一些则陷于僵局。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近期国际局势的特点仍然是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国际关系中的互不信任、军备竞赛升级、干涉他国的内政、诉诸武力、以及在国际合作争取发展方面困难重重，因此危及和平并从而危及人类的生存。

目前正使世界不安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三重危机，已经严重地妨碍了联合国实现其目标。由于各国未能尊重自愿承担的各项义务，使联合国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其影响所及增加了世界今天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复杂性，而且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全感。

《宪章》第二条规定了强制法的原则，具有约束力，约束着国际社会中的所有国家。然而，不幸的是，有几个国家滥用它们的权力，经常逃避不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义务，从而破坏了它们所属的联合国组织的权威。有些国家竟然动辄就使用暴力方法，其唯一的目的就是确保它们继续不断地从不公正的专横的局势中渔利。

自从三十七年以前联合国创建以来，裁军问题一直是多次谈判的主题。决议成堆，缔结了各种条约，联合国组织内外的谈判机构也不断增多。但不幸的是，而且必须指出，所有这些都未能停止或扭转军备竞赛。恰恰相反，军备竞赛却在加紧进行。

(扎伊尔)

尽管有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文书，我们每天还是震惊地获悉，其破坏力难以想象的武器又有新的发展和改进。

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许多国家都保证不生产或拥有这种武器。然而，大国却借着所谓均势和危险的威慑理论的名义继续进行核武器竞赛，每天都在积聚越来越多的核武器，拒绝向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由于某些国家违反安全理事会关于对南非禁运武器的第421(1977)号决议，不顾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宣言，向南非提供便利条件，使南非拥有原子弹，因而使所有非洲国家，特别是毗邻南非的非洲国家，处于完全不安全的境地。

如果核军备竞赛理所当然地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那么，常规武器的问题也必定是我们关心的主题，因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紧张局势温床的地方，都在使用这种武器。

扎伊尔共和国欢迎联合国一九八〇年十月十日通过《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和所附三项议定书。

但是，为了取得更大成果，以后的谈判应该审查常规武器问题最关键方面，即过多的生产、尖端化和输往紧张地区等。这种状况的责任完全在于制造者，因为他们只关心从军火工业中赚取利润，而不关心散播武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危险。

大会第十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恰当地强调了需要从发展角度处理全部裁军问题，因为军备竞赛吞噬了本可以用来解决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大量资源。事实确是这样，单在一九八〇年，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暂且只提这一组织——正提请注意全世界儿童的悲惨境况，而军备开支却高达六千亿美元。只要这个数额的百分之一就足以减轻全世界儿童的苦难。

(扎伊尔)

削减军事预算属于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以便腾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这一范畴。联合国通过的这一内容的决议没有得到执行，因为没有充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大会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以只能提出一项世界裁军运动纲领而告失败，再次表明了国际社会的这种无能为力。

扎伊尔总统最近在金沙萨举行的法国和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指出，黎巴嫩的悲惨事件突出地表明了中东危机的复杂性，那里的局势依然令人极为不安。

寻求一项全面地、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冲突的办法，正在经历重重困难。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了各种和平倡议或建议，国际社会显然因此而对迅速解决中东危机给予重视。看来国际社会已经真正地意识到存在于世界这个地区的局势的真正严重性，这个地区涉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而特别敏感。

根据大会第181(II)号决议，联合国承担了保证在巴勒斯坦存在一个犹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耶路撒冷圣城特殊国际政权的历史责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设法采取特别措施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完整，以便在世界的那个地区开创一个和平、稳定与和谐的纪元。巴勒斯坦人民有着与以色列人民同样的权利，即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有权拥有自己的家园，有权在安全的公认疆界内和平生活，而不致遭受武力行动。

我们深信，解决中东冲突至少需要尊重和执行下列原则：第一，承认该地区各国有权在安全的公认疆界内和平生活；第二，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主权；第三，该地区各国间相互承认；第四，尊重不允许用武力取得领土的原则；第五，承认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这一事实；第六，承认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在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领导下创建独立国家的权利。

(扎伊尔)

所有这些原则均载诸大会第 181(II) 号和第 194(III) 号决议及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8)号决议。第四个决议合在一起，包含了全面、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所需的全部原则，因为它们是互为补充的，对这个棘手问题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国际性的解决办法。

正是因此，我们特别欢迎法国和埃及在安全理事会的联合倡议，以及最近在非斯举行的阿拉伯联盟会议所得出的各项结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今天可以在所有这些真诚的倡议中找到解决这一冲突所需的各项原则。扎伊尔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成员，赞成黎巴嫩事件爆发以来安全理事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它将继续支持为了公认的黎巴嫩的利益切实执行这些决议。

扎伊尔的政策以《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为依据，非常重视这个世界组织的作用，因此它赞成谴责对夏蒂拉和萨布拉难民营中巴勒斯坦平民的罪恶屠杀，并要求毫无歧视地尊重平民的权利，同时它还斥责所有对平民的暴力行为。

我们认为，那些应对这些屠杀负责的人，不能仍然逍遥法外。扎伊尔共和国总统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的出色声明，非常正确地指出，任何存在的理由、任何道德标准、任何种类的借口，都不能证明屠杀无辜平民是正确的。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共和国总统最近在其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的上述声明中十分明确地回顾了扎伊尔的立场，我冒昧地在本届大会上重复一下声明的要点。

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核可的纳米比亚问题解决办法提案的规定，纳米比亚原订于一九七八年独立。

但是，核可该项提案已经五年了，还没有执行在联合国的协助下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南非不顾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国际舆论，还在这块领土上保持其非法占领和行政管辖。

虽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再证明它随时愿意进行合作，实施联合国的解决方案，但南非的态度却突出地表现为经常采取拖延策略和其他的花招，旨在阻止执行第

(扎伊尔)

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尽可能长期地拖延纳米比亚必然要实现的独立。

我们大家必须认识到，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同时又拒不承认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把种族隔离政策扩大到这块领土，以及把纳米比亚领土变成进攻和侵略独立的非洲邻国——特别是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的跳板，所有这些严重地威胁着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此外，外来因素又进入了纳米比亚问题，这些因素只能歪曲这个问题，而且实际上是殖民性质的；这些因素的进入，本身就包含有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菌毒，同时又使主要当事人更加无法创造安宁和信任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对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整个非洲都渴望纳米比亚迅速取得真正的独立。固然我们确信需要考虑到某些实际问题，但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仍然是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在纳米比亚人民从而国际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实现真正独立的唯一基础。

我们一直颇有兴味地注意着西方联系小组五个成员和所有有关方面之间的协商；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前线国家对联系小组最近的建议所采取的建设性态度。

南非必须采取同样的立场来审议这些建议，并毫不延迟地作出反应。

我愿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坚决谴责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及其对邻国屡屡的侵略行动；我们呼吁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增加物质援助和财政援助。

扎伊尔认识到其自己对非洲的责任，将同非统组织和联合国的其他成员一起，竭尽所能帮助纳米比亚在一九八三年取得独立。

谈论纳米比亚，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谈论南非黑人几十年来所处的悲惨境况。

(扎伊尔)

这些含耻负辱的受害者，在二十世纪中叶，还在种族隔离罪恶政策的可耻枷锁下受苦受难。对于他们，我们说，扎伊尔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正义、自由和平等的国家一起，重申扎伊尔声援他们争取民族解放和恢复权利的正义斗争。

南非当前的情况具有典型殖民地的一切特点，由于把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提高为称作种族隔离的政府政策，使情况更为严重。种族隔离是一项残暴的政策，联合国和整个文明世界斥之为反对人类的罪行。

既然提出这种谴责，每一个国家，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自然都有义务协助确保废除和消灭种族隔离，不采取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鼓励南非推行这项政策和拒不承认南非黑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的行动。

我们由衷地希望看到在南非出现一个由多数人管理的真正民主社会，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和宗教，保证所有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

在海湾这个极为敏感的地区所发生的局势，特别令人不安，因为不结盟运动的两个兄弟成员国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为了实现和平解决这个冲突，在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以及伊斯兰国家会议的范围内迄今所进行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成功，我们对此只能表示痛惜。

我们愿意再次最紧急地呼吁当事各方克服分歧，真诚地进行合作，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寻求一项谈判解决的办法。

西南亚和东南亚的局势，是整个国际社会深切关注的另一个问题。事实上，大会第三十五届和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特别谴责了对柬埔寨和阿富汗的入侵和占领，要求从这些国家撤出一切外国占领军队。

不幸的是，这些决议没有得到遵行。执行这些决议依然困难重重；由于有关各方强化立场，这些决议获得通过所引起的希望，看来已经破灭。

在柬埔寨，军事冲突继续在进行。高棉人民在国内和边境上的人事情况、物质情况和粮食情况，都没有得到改善。

在阿富汗，外国干涉和占领继续存在着。这种情况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险象丛生。

只有严格地尊重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特别是关于柬埔寨问题的第34/22号、第35/6号和第36/5号决议以及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35/37号和第36/34号决议，这些地区才能实现和平。

因此，我们再次紧急呼吁外国占领军撤出这些国家，让这些国家的人民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朝鲜半岛，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二，迄今三十七年，那里一直存在着紧张局势。我们认为，应该让朝鲜人民自己，依照《宪章》的原则，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或干涉的气氛下，通过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对话，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和平与缓和的利益，联合国应该提出新的倡议，为恢复两个朝鲜之间的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

扎伊尔忠于其不结盟政策，承认了两个朝鲜，并同双方都保持着极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认为，在不妨碍以后重新统一的情况下，接纳南朝鲜和北朝鲜加入联合国，可能如两个德国的情况那样，有助于缓和世界那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我们觉得恢复两族谈判，乃是公正持久地解决该国危机的最好方法。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通过秘书长继续作出努力，帮助两族找到谈判解决分歧的办法，并创造恢复和平的必要条件。

在经济领域里，国际社会正面临严重危机，这是当前国际经济和货币秩序结构深刻衰竭的一种症状。事实上，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在扩大南北方之间的差距，看来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身所面临的问题。现在存在着保护主义和用各种办法阻碍国际贸易的倾向。同样，由于统治和剥削关系不断延续，合作机构正在受到歪曲。这方面的形势包含着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种子，特别是由于工业化国家继续拒绝进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要求的结构改革。

(扎伊尔)

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各种最高级经济会议寄以很大希望，但这些会议辜负了它们的期望；多边贸易谈判老是停滞不前，全球谈判也仍然处于僵局。

在贸易领域里，发达国家仍旧既是当事一方又是裁决者，单方面规定初级商品的价格，损害第三世界国家。贸易条件的下降、高的通货膨胀率、失业和外债加重，又大大加剧了这一危机。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内正在进行的关于商品综合方案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内罗毕指示性清单上十八种产品中，只有咖啡、可可、锡、天然橡胶和糖等项目达成了协议。共同基金应该特别有助于资助商品发展措施，以便改进市场结构、加强竞争性和这些产品的长期前景，但这项基金尚未付诸实行。

我们希望，富国能表现出較大程度的政治意愿，以便将于一九八三年六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贸发会议第六届会议能产生比第五届会议更好的结果。

在工业领域里，一九七五年在利马举行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第二次大会以来所寻求的目标，远没有达到。我们希望，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保证将在肯尼亚举行的工发组织第四次大会能取得成功，同时我们再次呼吁工业化国家表现出真诚合作的精神。

一九七九年八月在维也纳通过的《科学技术促进发展行动纲领》，迄今甚至尚未开始执行，关于它的经费筹措问题尚未达成协议。在贸发会议范围内议定的《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守则》也是同样情况。

我愿意强调指出不管是在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范围内，还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更为普遍的范围内，第三世界国家对技术转让作为刺激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所能发挥的作用和重要性。

在这里可以紧急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接受一项新的国际声援准则，没有这项准则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的。在相互依存的时代，我们认为至为重要的是，国

(扎伊尔)

际发展援助、技术和资金援助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国际合作，都应源自这项新的标准，而且都应依据互通有无和互利的原则。事实上，为了切实有效，组织发展援助与技术和资金援助时，都必须考虑到各方的相互利益，以及受援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和尊严。

如果今年还有什么成绩的话，那无疑就是四月三十日通过的《海洋法公约》。但是，这是用投票方式通过的，不是协商一致通过的，而且一些国家认为，它们不能签署这个公约，对此，我们应该表示遗憾。这个公约是理性的胜利，是争取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一步。

经过这些困难谈判而取得的这些结果，肯定不会使所有的代表团都满意的，包括我国代表团，但是这些结果却构成了在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过程中能作某种改进的基础。

还存在某些问题，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它们在海床洋底发现了矿产资源，而同时陆上又生产这些矿产资源：扎伊尔共和国就在这个讲坛上已经提请联合国海床洋法会议注意，由于开发这些海床洋底的资源不受限制，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对国际市场结构的任何破坏，可能会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陆上生产者造成损害。

这就是目前国家间经济关系正在演变之中的国际环境。所有的预测研究表明，这种国际环境将继续突出表现为工业化国家加强保护主义措施，墨守过时的、不合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侵害多边合作，为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考虑的双边合作扫清道路。

我国代表团认为，根据大会第34/138号决议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全球性谈判，现在正当其时，因为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全球谈判是连贯完整地进行全球性探讨的唯一合适的机构。

采取这些行动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应该继续并加强它们促进有成果的互利合作

(扎伊尔)

的努力。我们要不厌其烦地再说一遍，这应该被认为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项基本要求。它应该使我们有可能成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反对北方、而是加强我们自己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作为平等的正式伙伴的地位。

正因如此，我们才吁请国际社会支持七十七国集团加拉加斯纲领和拉各斯行动计划，其目的是实施集体自治的战略。

国际社会仍然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上的饥饿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为了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有效的粮食安全制度，而不使我们局限于紧急援助，国际社会应该长期地集中努力提高农业生产。

我现在谈一下世界自然宪章草案的一些问题，我们将在本届会议上审议通过这个草案；我还要谈一下扎伊尔在运输、过境和进入国际市场方面特有的问题。

大家还记得，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了关于世界自然宪章草案的第35/7号决议，其中请会员国采取行动，承认为今世和后代子孙的利益保护自然系统、维持自然平衡和素质的极端重要性。去年，秘书长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向大会提出了该宪章的订正草案，该草案考虑到了绝大多数会员国提出的全部意见。

随着承认环境脆弱性的内罗毕宣言的通过，我衷心希望，该宪章草案的最后文本将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关于扎伊尔在运输、过境和进入国际市场方面的问题，我提醒大会，由于扎伊尔所处的地理位置，一九七七年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110(V)号决议，把扎伊尔列入半内陆国一类。该决议要求进行研究，以期有助于这类国家克服它们的困难。在此之后，大会分别在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通过了第34/193号、第35/59号和36/139号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一九八一年七月通过了第1981/68号决议。扎伊尔共和国希望，本届会议将根据秘书长的报告，考虑采取加速执行这些决议的具体措施。

这些就是扎伊尔希望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要说的实质内容，我已说过，本届会

(扎伊尔)

议是在国际关系演变过程中特别困难的时刻举行的。在政治方面，军备竞赛和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紧张局势，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在经济领域，不合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发达国家，仍然抗拒三分之二人类的正当要求，而衰退、通货膨胀、不断增多的失业、贸易条件的继续恶化、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和外债等等都在加剧第三世界的经济困难。

尽管看出了这些消极的问题和暗淡的前景，扎伊尔共和国仍然重申它对联合国理想不可动摇的信念，并宣布它忠于《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因为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就在这个讲坛上说过：

“……由于〔联合国〕并通过联合国，我们将能做更多的事情在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领域内促进我们这个星球上居民间的合作，争取建立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在绝对尊重每个人的个性方面越来越公正合理的世界。”(A／PV. 2140, 英文本第83—85页)

主席（法语发言）：我们已经听取了今天下午一般性辩论中最后一个发言人的发言。

我请要求允许行使答辩权发言的伊拉克代表发言。我提醒他，依照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十分钟为限，而且各代表团应在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扎哈维先生（伊拉克）（英语发言）：今天上午大会听到伊朗代表说，在对等的基础上伊朗反对一切形式的支配，尊重他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然而，事实却是，目前伊朗政权对外政策的基础是输出所谓伊斯兰革命这个概念，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惯例的所有原则。

十多年以前，作为实现伊朗的帝国主义梦想的第一步，伊朗国王用武力占领了阿拉伯湾三个具有战略地位的阿拉伯岛屿，这些岛屿合法地属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今天，伊朗军队依然占领着这些岛屿。如果伊朗已经撤出这些岛屿，那才表明，伊朗新政权的确希望同其阿拉伯邻国友好和平地共处。

伊拉克曾经衷心地希望，伊朗政权的更迭将会开创本地区睦邻关系的新纪元。伊拉克向伊朗伸出了手，而且德黑兰的新领导人也作出这样的姿态。回答却是断然拒绝撤出这些被占领的阿拉伯岛屿，而且继续拒绝执行有关我们两国间国际疆界的各项条约的条款。伊朗不仅拒绝撤出历史上依法属于伊拉克的领土，而且进而从这些被占领的伊拉克领土上轰击伊拉克的城镇和村庄。这种轰击是在一九八〇年九月四日开始的。

伊朗不顾许多次的照会和抗议，继续对伊拉克进行侵略。最后，伊拉克为了自卫，在九月二十二日进行了反击。这些事实伊拉克都已翔实地记诸文件，而且加以散发了。我们大家知道，这一案件已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伊拉克所作的反应，当然不是伊朗代表今天上午所指控的什么突然袭击。

(伊拉克)

伊朗继续指控伊拉克是应对战争负责的侵略者。伊拉克早在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就通知了伊斯兰和平使团主席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伊拉克愿意接受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调查究竟哪一方首先发起敌对行动。伊朗是否愿意响应并接受建立这样一个调查委员会呢？

伊拉克还建议，联合国、不结盟国家或伊斯兰会议组织，对这一争端进行仲裁，并声明伊拉克愿意接受仲裁结果。伊朗是否准备而且愿意接受成立这样一个仲裁委员会并接受其决定呢？

此外，我们今天上午听到伊朗是在进行反对犹太主义的斗争。但是，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因为夏龙本人都证实，伊朗经常从犹太复国主义者那里购买武器和备用件。

去年八月在尼雅美举行的伊斯兰国家会议期间，绝大多数发言者都呼吁伊拉克和伊朗停止敌对行动，以使它们能够对付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者。伊拉克随即表示接受这一呼吁；而伊朗直到今天，甚至在贝鲁特恐怖事件以后，仍然拒绝接受伊斯兰国家对交战双方发出的这一呼吁。

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对伊拉克专心致志地对付其东部阵线的战争公开表示满意。那末，伊朗要加强伊斯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侵略阵线的意愿究竟在哪里呢？

此外，伊朗发言者还宣称，帝国主义通讯社散布的宣传没有任何真实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波斯湾地区各国并不构成威胁或危险，不存在这种危险。他接着说：

“我们赞成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本地区各国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

(A/37/PV. 27, 英文本, 第 96 页)

(伊拉克)

我现在愿意至少提一提霍梅尼本人发布的一个通告。路透社五月二十七日报道说：

“阿亚图拉·鲁霍拉赫·霍梅尼警告阿拉伯国家在中东采取激进政策，否则就面临伊朗胜利军队的愤怒……”。

他接着说：

“如果它们今天不回到伊斯兰信徒的行列，那明天就太晚了……胜利后的最后决定将由我们的战士作出，政治家们没有权力阻止他们。”

这段话发表在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的《雅典新闻》上。

此外，伊朗代表今天上午还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己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负有责任。这话不禁使人联想到伊朗国王政权的主张和要求。显然，现政权继续在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奉行同样的政策；它自以为是本地区的警察。

下午六时零五分散会